



昨日重现

纺车上的旋律

文/延立堂

我一直对穿棉织衣服、用老粗布床单情有独钟,不仅是因为穿用舒服,更是因为能闻到妈妈的味道。

记得小学五年级时,我穿了一条姐姐退下来、屁股上有块大补丁的裤子,班主任表扬我艰苦朴素,不少同学却当面嘲笑我。回家后,我在父母面前大哭一场,表示不愿意去上学了。父母哄了我半天,才硬是把我送回了学校。

小时候,一年四季,我和姐妹的衣服换着穿。我穿姐姐的,两个妹妹穿我的。一床被子4个人盖,衣服和被子上大洞连着小洞、补丁摞着补丁。后来,为了摆脱这种窘境,消除我心中的“痛”,每年进入秋冬季,妈妈就开始在拔掉的棉花秆堆子里面捡棉花,然后拿出去弹好,回来纺线、织布,做成衣服和床品,好让我们能“走在人前头”。妈妈白天“挣工分”,晚上纺线。起初,她在我们睡着后开始纺线,纺到深夜才睡觉,次日天不亮起来继续纺。那时我们常常是在纺线的优美旋律中进入梦乡的。

后来,在我考中专的备考期间,妈妈把纺线的时间调整为与我挑灯夜战同步。她一边纺线,一边照顾我的生活。我在她纺线的韵律中学习,效率更高。因为妈妈高超的技术和娴熟的动作,再加上她双手默契的配合,纺车在她的操作下,发出高低起伏、悦耳动听的声音。妈妈随着纺线的节奏,身体也在有规律地摆动,嘴里还哼唱着歌曲,轻松自如,潇洒欢快,好像一个舞者在翩翩起舞……

妈妈把纺好的线,拿给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“织布手”奶奶去织。在同一间房子里,妈妈纺线,奶奶织布。织布机踏板和扳机发出的碰撞声,与纺车轮子和线葫芦转动时摩擦所产生的声音,此起彼伏,再加上妈妈悠扬动听的歌声,听起来仿佛是美妙的协奏曲,破旧的屋子变成了农家的“演奏厅”。一年四季,无论是春秋农忙还是酷暑寒冬,这样的旋律时常在上演,未曾间断。

由于妈妈的辛劳,家里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。后来,我和姐妹穿的衣服常常会引来同伴羡慕的目光,更不用再混穿衣服了。

近50年来,每当我穿上老粗布做的衣服,心里都暖融融的,总感觉妈妈纺线的旋律在耳边萦绕。

清浅时光

舞之恋

文/李雨佳

寒假回家,我每天都会早起进行两个小时的舞蹈训练。一个平常的冬日,闹铃如约响起,我翻身起床,换上练功服、舞蹈鞋,开启一天的舞蹈训练。简单热身,开始练习大跳技巧。按照老师的要求,经过两个错步起范儿,前腿向上

撩,脚背绷直外开,核心收紧,头找天花板,一跃而起,双腿在空中形成一字马。练习过程中,由于脚下没有站稳,“嘭”的一声,重重地摔到了地上。艰难爬起,右脚疼痛难忍,第四个脚趾已经完全变形。经医院诊断,脚趾轻度骨折,需要静养恢复。

“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长期的基本功训练,使我的气质、柔韧、形体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对于舞蹈的理解、形象的塑造、情感的表达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。近期,我学习了舞蹈《鸿雁》。《鸿雁》这首歌雄浑辽阔、婉转悠扬,表达了游子对家乡的思念,包含淡淡的忧伤。此曲感情真挚、形象鲜明、层次丰富,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。想要跳好它,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,还要有丰富的想象力、艺术的理解力和领悟力。悠扬的琴音在耳畔响起,伴随音乐,我做出下旁腰、软手、滚地、延伸等动作表现冬季来临,鸿雁呈一字迁徙的画面;随后曲调平稳、舒缓,我做出提压腕儿、柔肩、柔臂等动作用来表现浓郁的乡愁、深深的眷恋;进入间奏,竹笛吹奏动听的旋律,旋律的张力逐步加大,间奏直接升高伴音到降A调,思乡情绪进一步迸发,愈加难以自制。我跟着音乐做拉背动作,手臂延伸至头顶,随后下压指尖留住放长模仿鸿雁飞翔的形态。紧接着快速旋转,腰、肩、臂、手协调配合,连续做出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用来展现鸿雁高飞、天空辽阔、意境深远、气势豪迈。我仿佛化身北归的大雁,在天空中自由翱翔,前方是遥远的天际,越过广袤无垠的草场,便是日思夜想的故乡。一轮红日渐渐升起,夕阳下的草原、火红的云霞显得寂静唯美。高音回落,凄凉感油然而生。我舞步轻缓,双手交叉做波浪手,逐渐向远延伸,模仿鸿雁飞离的形态。望着鸿雁远去的背影,思乡之情愈发浓烈。一曲舞毕,余音绕梁、情感犹存,离别的伤感、思念的愁苦让人久久难以平复……

舞蹈是用心灵在和世界对话。指尖划出优美的弧线,脚步指引梦想的方向。轻盈的跳跃宛如蜻蜓点水,旋转的舞姿好似仙女下凡。沉醉于舞蹈世界,步步生花,婀娜多姿,翩跹而舞。

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我踮起脚尖,伸出双臂,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,翩翩起舞……

刚满周岁,我就能把脚抬到嘴边。上幼儿园的时候,老师说我有舞蹈天赋,让母亲为我报舞蹈班。从4岁起,与舞蹈结缘,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生命。初入舞蹈班,小小的个子,瘦瘦的身材,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。每次上课,我都十分专注,认真听老师讲解每个动作的要领。从站姿、坐姿、勾绷脚到芭蕾手位,每一个动作我都一丝不苟。

后来,老师教我们练习压腿。在坐姿的基础上双腿伸直、两腿夹紧、脚背下压、膝盖蹬直、后背直立,身体向下压,用上身贴腿。每次老师都会让我们坚持一分钟。“1、2、3、4……”我心里默默地数着,上身已经紧紧地贴到了双腿,汗珠也不自觉地流下来。基本功的难度逐渐加大,每节课我们都会练习压腿、踢腿、下叉、下腰等动作。每次滑叉,在到达身体极限的时候,老师总会让我们多数10个数。这让我学会坚持,只要比别人多坚持一点点,哪怕是一秒钟,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。

劈叉主要考验的是腿部的柔韧性,而下腰不仅需要软度,还要有腹背肌的力量。刚开始学下腰,我总是控制不好呼吸,核心力量也不足。每次下到一半的时候,我就无法正常呼吸,有种要窒息的感觉。为了让动作更加熟练,老师会让我们反复练习。每5个为一组,一节课要练5~6组。我心里暗暗叫苦,然而,老师严厉的目光射过来,我不得不重新摆好动作继续练习。下课后,我头晕目眩、大汗淋漓,腰部更是有种撕裂的疼痛感。舞蹈训练十分艰苦,有好多次我想要放弃,但因为足够热爱,都咬牙坚持下来。

高中时,我进入艺校学习。由于6年没有进行专业的舞蹈训练,再加上年龄不占优势,重新开软度,对我来说无疑难上加难。高一时,老师从最基础的舞蹈知识开始渗透,教学内容有站姿、坐姿、压腿、劈叉、下腰等等。我比之前更加专注、更加认真,一节课下来,练功服常常被汗水浸透。记得有一节课进行踩跨训练。我们躺在地面双腿弯曲成90度,老师扶住把杆,将双脚踩在舞蹈生膝盖上,用力下压。当老师踩到膝盖上的那一刻,我尖叫一声,眼泪夺眶而出,疼得拼命喊叫,双手用力捶地。耗叉的疼痛也常常令人无法忍受。我们横叉趴地,双腿打开180度,绷脚延伸,双腿和胯根用力贴墙,直至没有缝隙。从10分钟到半小时,从双腿酸痛到逐渐麻木。耗叉结束后,连正常走路都十分困难。练习技巧时,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,我都不以为然,反而觉得那是我的勋章。